

接父母“反向过年”

□明前茶

小魏是整个村里第一个考上985高校的学生，也是第一个成功留在大城市买房落户并娶到广州媳妇的小字辈。每年过年，都是小魏对父母感觉最歉疚的时候。因为从小魏通知父母抢到火车票那一刻开始，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就已开始“忙年”——洗晒所有的被褥，腌好一院子的香肠腊肉，准备大量的油炸点心……

小魏家是黄土高原，父母与亲友至今大多还住着窑洞。老家的冬天冷，村里人过年除了走亲戚，习惯了窝在窑洞里“猫冬”，甚至都不怎么下炕。小魏记得，他第一次带妻子回家过年，妻子三四天没有睡好觉。因为小魏妈把炕烧得太热了。小魏妻子说：“感觉这是史上最‘电热毯’，热到腿上像有蚂蚁在爬。”农村爹娘与亲友都十分热情，每顿都是八大碗，这大鱼大肉也让他经常去健身房做瑜伽的小魏妻子十分为难。

今年，妻子早早就跟小魏商议：“咱把爸妈接到广州来过年吧。省得老人又忙年。”这“反向过年”的火车票不需要动用“抢票神器”就可以买到。腊月十六，小魏便在火车站接到了带着6大行李的父母。他忍不住心疼地嚷嚷：“再三嘱咐你们，广州什么都有，行李越少越好。”小魏母亲笑着说：“大部分是给广州亲友带的陕西特产，羊肉、石子烙馍、枸杞、大枣……千里送鹅毛，就是个老礼儿。”下了车，见到一城浓绿，拂在脸上的风都像丝绸一样柔滑，小魏母亲由衷感叹道：“是早该到儿子家来过年。一下车，我这老寒腿里头磨人的酸胀酸痛，全无影无踪了。”小魏的儿子奶声奶气地回应：“那就住下不走了吧，奶奶。”一家人都笑。

趁着节前的休息日，小魏与妻子轮流开车，带着老人去长隆野生动物园观赏考拉、熊猫、白虎、斑马和跳羚。投喂长颈鹿时，长颈鹿流下的黏糊糊的口水让小魏和妻子都笑个不停；投喂大象时，亚洲象卷鼻子吃香蕉的灵巧劲儿让小魏瞪圆了眼睛。一头公象还冷不防朝他喷水，爷爷慌忙后退一步，却瞄见大象调笑的眼神，如此调皮动人。

快到除夕的时候，小魏妻子下了班，又带着两位老人去逛花市。真是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小魏父母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大晚上的花市里还有这么多人。而且大多数人都是一家行动，父亲手捧干桔，母亲攥着一大把银柳，小伙敲着后备箱的盖子，里面是挤挤挨挨的桃花和富贵竹。小魏妻子跟老人解释，广州人有句老话，叫做“唔行花街，唔算过年”。迎春花市融合了广州人“讲意头”的传统，都是暗自给老百性对来年平安顺遂的祝愿。买了年桔，就有“吉”；买了银柳，就能“留”住银两；买棵桃花，希望“宏

“乡音”征文 作品选登 年例闹“摆钟”

□王休晓

粤西大多数村落都有“年例”习俗。我的老家化州北部的年例是农历正月十四，年例上有一重要环节就是“摆钟”。但随着新观念、新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，近些年的“摆钟”似乎有了“走过场”的感觉，因此我便想将儿时“摆钟”的热闹场景记录下来。记得小时候，年例一大早，村里各大“屋厅”（供奉祖先的祠堂）就派人将拜神的八仙台抬到“禾堂”（晒谷场）去“霸位”。然后家家户会把早就准备好的酒肉和香烛鞭炮陆续摆上台，等候巡游的“神灵”队伍。村里的“话事佬”（村里有威望的牵头办事的长者）会安排人在路口提着鞭炮迎接“神灵”，还有不少人急的人会跑到村口去观望。

“摆钟”的高潮是放鞭炮。“话事佬”早早吩咐人在“禾堂”另一边用竹木搭起长宽都超过十米的四方架，并将头串鞭炮挂架上。一旦开了个头，就要一直响到烧完各家各户准备好的鞭炮为止。中途不能停，不然不吉利。早些年轻力壮的年轻人紧跟鞭炮响过的竹篱，不断将鞭炮抛上台。乡亲们都很热情高涨，好像谁家鞭炮越多越好，谁家今年日子就越红火。小时候我还经常与伙伴们去抢抢炮头的散炮头，每年都有小孩因此被迟响的炮头炸伤，但大人们怎么也阻止不了小孩们对这种危险品的热情。

炮声停下来后，人们就在烟雾弥漫中集体跪拜，跪拜完毕后才允许烧迎神炮的人去烧送神炮，将诸神送离本村。“摆钟”仪式到此才算全部完成。乡亲们才会收拾东西回家“屋厅”拜祖先了。有人或许认为这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，但对乡亲们来说，这是他们对祖先以及心中的神灵最起码的敬意与感恩。“摆钟”活动总是能让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天南地北赶来聚集一堂。这其实是一种不忘根、不忘本的传统传承，是一方人气的生生不息。

“摆钟”的队伍，“话事佬”（村里有威望的牵头办事的长者）会安排人在路口提着鞭炮迎接“神灵”，还有不少人急的人会跑到村口去观望。“摆钟”的高潮是放鞭炮。“话事佬”早早吩咐人在“禾堂”另一边用竹木搭起长宽都超过十米的四方架，并将头串鞭炮挂架上。一旦开了个头，就要一直响到烧完各家各户准备好的鞭炮为止。中途不能停，不然不吉利。早些年轻力壮的年轻人紧跟鞭炮响过的竹篱，不断将鞭炮抛上台。乡亲们都很热情高涨，好像谁家鞭炮越多越好，谁家今年日子就越红火。小时候我还经常与伙伴们去抢抢炮头的散炮头，每年都有小孩因此被迟响的炮头炸伤，但大人们怎么也阻止不了小孩们对这种危险品的热情。

炮声停下来后，人们就在烟雾弥漫中集体跪拜，跪拜完毕后才允许烧迎神炮的人去烧送神炮，将诸神送离本村。“摆钟”仪式到此才算全部完成。乡亲们才会收拾东西回家“屋厅”拜祖先了。有人或许认为这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，但对乡亲们来说，这是他们对祖先以及心中的神灵最起码的敬意与感恩。“摆钟”活动总是能让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天南地北赶来聚集一堂。这其实是一种不忘根、不忘本的传统传承，是一方人气的生生不息。

炮声停下来后，人们就在烟雾弥漫中集体跪拜，跪拜完毕后才允许烧迎神炮的人去烧送神炮，将诸神送离本村。“摆钟”仪式到此才算全部完成。乡亲们才会收拾东西回家“屋厅”拜祖先了。有人或许认为这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，但对乡亲们来说，这是他们对祖先以及心中的神灵最起码的敬意与感恩。“摆钟”活动总是能让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天南地北赶来聚集一堂。这其实是一种不忘根、不忘本的传统传承，是一方人气的生生不息。

本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，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接过父亲的笔写春联

□钱永广

写春联、贴春联，是过年的一个重要仪式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每到年底，前来我家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。他们都夸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。父亲的毛笔字，端庄健硕，力道遒劲，在老家那一带，远近闻名。有记者曾在当地小报上撰文称父亲为“泥腿子书法家”。

父亲说，六岁时，他就开始用毛笔写字。村民都说，他写的字，如果拿到市场去卖，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。可父亲一年到头有忙不完的农活，让他写字卖钱，他也觉得有辱斯文，所以从没过利用写字赚钱的念头。但对乡亲们，父亲是有求必应。只要乡亲们登门，父亲总会丢下手中的活计，热情地接待他们。村里的住户多，父亲每年写春联的任务其实特别重。父亲总结：“会写毛笔字的人，要懂得不会写毛笔字的人的苦，人家上门来请你了，你哪能摆架子？再说，贴春联，是乡亲们最惬意的事，也是最吉利的事，能为乡亲们写春联，也是分享他们过年的喜悦。”

我曾认真地端详过父亲写春联的神态：铺纸、蘸墨、运笔，还曾模仿过父亲的笔法。为乡亲们写过一次春联。那年腊月，父亲拿着一张红纸来到我家，左右等也不见父亲回家。我对张大爷说，现在街上都有春联卖了，为何不上街买几幅，那样更省事。张大爷摇摇头说：“印刷的春联没有生机，缺了人情味，哪有手写的！”于是我自告奋勇，拿起毛笔对张大爷说：“让我试试看。”可当我把几幅春联写好，父亲刚好回家，他看了直摇头说：“写得真不怎么样。”用父亲的话说就是：“笔墨不均，火候欠佳。”父亲的话，虽然让我有些难为情，却让我产生了写好毛笔字的决心。

工作后，我有了更多的时间练书法。有一年年底回家，家里又有上门请父亲写春联的乡亲。我自付毛笔字已写得像模像样，便向父亲提出帮忙写春联的要求。“能写好吗？”父亲怀疑地看着我，但他还是把手中的毛笔交给了我。当我把第一幅春联写好后递给父亲看时，他点了一支烟，啧啧称赞说：“想不到，进步很大啊。以后过年，别忘了回家帮乡亲们写春联。”当时我的心里就像喝了蜜那样甜。

记忆中的萝卜灯

□陈亮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老家农村没有电灯，人们只能用煤油灯来照明。那时农户每月使用的煤油都被合作社限制购买。即使不受限制，我们也不敢轻易浪费。只有到了春节期间，要加班加点地筹备年味，我们点灯的时间和频率才相对多一些。煤油灯虽然烟大，对我们来说仍是一种奢侈。但老家有个习俗，大年三十吃过年夜饭，一定要祭奠逝去的先人。老人们说，活着的人过年都图个热闹团圆，但不能忘记已故的亲人，所以要烧几支纸钱，点一盏灯，表达思念之情。为了节省煤油，奶奶就会做萝卜灯。

将粗细适中的红萝卜和白萝卜切成3厘米长的小段，用勺子在萝卜段凹处雕一个洞，刷出一个凹形小窝，再用一根两厘米长的竹签插上棉花做灯捻子。将灯捻子插入凹形的萝卜中间，再倒入些许花生油，给灯捻子上穿一小片纸，一盏萝卜灯就算大功告成。待灯捻子完全浸入花生油，用洋火点着灯捻子上的小纸片，萝卜灯就被点亮了。

白萝卜做成的萝卜灯一般会用来祭奠。点亮后，放在祖宗们的坟头，用一张冥纸和一把蒿秆结成灯罩，既避风，又防火患。



教学随笔成了畅销书，语文课堂让孩子自由“生长” 一位语文老师的年末成绩单

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谢小婉

岁末年初，又一个学期结束，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的语文老师丁之境也收到了一张“成绩单”——广东花城出版社的“2019年优秀市场图书·畅销书奖”第五名，被丁老师的《语文·生长》斩获。销量排在此奖前五位的，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长篇小说，还有畅销童书、时尚散文，丁老师的《语文·生长》是唯一的教育类图书。而这并非丁老师关于教学、阅读和写作的一本个人随笔集。

来到省实荔湾学校初一(1)班丁之境的课堂，正逢他在上本学期最后一堂语文课。短短40分钟里，41人的班上，有15人次的学生起身回答问题或分享自己的见闻感受——这个寒假，初一年级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以“寻味西关”为题的一个多学科社会实践项目，孩子们上周结束期末考试后，便已经分赴了广州西关老城区“踩点”。而丁老师是其中语文读写专题的设计者，他要在课堂上听学生的感受，并为他们下一步的阅读和写作作出指导。他先用PPT展示了汪曾祺等四位名家、黄然等四位省实已毕业的“学长”写美食的有趣段落，再引导学生从中寻味、品味，然后开始写味；孩子们则从尝

试着提问，到信心满满地从老城里的姜醋、鱼皮饺、肠粉中体会出家乡的味道、传承的志气、文化的故事……丁老师时而像主持人穿针引线，时而又甘当配角，呼应发言者的描述，与孩子们一起渐入佳境。这正是丁老师在他这本《语文·生长》一书里记录的课堂氛围，让孩子们自然生长，如沐春风。很多观摩过丁之境课堂的同行都提到，他的课堂上，学生都是主角，孩子们不是被“灌”着听、被“拽”着走，而是在老师轻轻的“这是为什么”、“那里有什么呢”语音中，一步步自己探索语文的进阶。

有一次，学生背诵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《春》，把一句“春天像小姑娘，花枝招展的，笑着，走着”，背成了“春天像花枝招展的小姑娘，笑着，走着”，引来哄堂大笑。丁老师也笑了，然后他引导着大家从这个错处，去体会“定语后置”的语气强调作用。他说：“学生容易出错和产生疑惑的地方，往往是最好的教学生长点。”丁之境说，他从教近19年了，但永远记得自己2002年那一堂失败的公开课，当时他虽然做到了“素材收集充分、课件制作精美、教学板块设置明晰”，却与学生对话艰难，最后只好用“一言堂”的方式仓促上完。由此，丁老师才决心“放弃”自己展示浪漫才情的讲台，在教学上“藏”起自己，把课堂时间更多地留给学生去实践。

丁之境在课堂上 摄影/谢小婉

课堂上“藏”起自己，让孩子们自由“生长”

共读一本书，共写一篇文，开展课前5分钟微作文分享，编印班报，排练课本剧……把语文生长的空间打开，再交还给学生。丁老师上过一节《春天的诗意——微信写作》课，展示了一树新绿、满枝红叶和落叶坠地三张照片，要学生配上100字的文字拟发朋友圈。一开始同学们基本就在描述照片内容，平铺直叙，字数限制又难以提炼主题……当他们停滞不前的时候，丁老师却现场写下了

一首诗：“一树春色近 / 一树秋意远 / 荣也是生 / 枯也是生 / 必经的必径 / 从容的从容……”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，掌声、赞叹、不服气，孩子们被点燃了，第二轮再交流作品，就开始创作“井喷”。

常常在班上转发报刊杂志寄给学生的稿费。师生佳作经报纸发表，再加上公众号传播、朋友圈转载，学生们劲头十足，家长们更是追看欲罢不能。丁之境觉得，老师说一千遍写作技巧，可能不如弯下腰和孩子们一起经历一回写作。用自己收集来的素材去唤醒他们的观察，用自己的作品去“刺激”他们的向往和追逐。教与学的通感，让师生间充满了共同生长的活力。

将“生长型课堂”延伸到语文学科之外

很多人觉得丁之境是一个“天生”的好语文老师，文彩出众，仪态温文，连“之境”这个名字都时时流露出一种雅洁之气。但丁老师说，能成为今天的自己，得益于一直眷顾他的老师们。“丁之境”这个名字，是拜他初中的语文老师所赐；高考填报志愿时，选择广东的大学，也是他高中英语老师为他定下的大方向。当一名好老师，对丁之境而言有种宿命的味道。当他还是那个在镇里上学的初中生时，村里小学因教室修缮，只好住在有宽余住房的村民家去临时上课，他就曾主动帮着给分到自家的小学生们讲课。他说，那种稚嫩却神圣的成就感，似乎早就在召唤他了。如今我们无须一罗列丁老师所获得的各种荣誉称号，或是他班上学生得过多少次作文大奖，拿到过多少次中考

高分、发表了多少作品，只要听一听孩子们的由衷之言，已足以看出少年们的收获和老师的成就。2017届初中毕业生王本昊曾说：“丁老师的语文课，带给我的不仅是六本语文书的厚度，更是语文二字的重量；不仅是中考考场上的八页语文试卷，更是敏锐的文字触感、深厚的人文情怀；不仅是放榜那天白纸黑字的考试分数，更是对待事物的思想思辨、用心用情……”丁老师那本“畅销书”的点睛词——“生长”，不就是他所致力于建构的教育理念核心吗？他不仅着眼于学生当下的语言、思维和精神的生长，还为学生们积蓄未来生长的能量。2019年，丁老师还成了省实荔湾学校这所刚招生半年的新学校的执行校长。他构想中的“生长型课堂”已跨出语文学科，在更广泛的领域生长——像本文前面提到的寒假作业“寻味西关”，就不再只

从“自由写作”到“指令写作”，只为引导“方向”

的现实学习要求。所以我分成自由写作和指令写作去引导他们。自由写作教孩子用凝视的眼光去看世界、看自我，这种写作是为生命写作，自由表达，没有任何限定。在这种基础上，我还要教指令写作，让他们必须依题而作，用特定读者能接受的表达形式和技巧进行表达。”

去年初，丁老师请一位相熟的文学编辑帮忙点评一位学生的习作《故乡的年》，为这个有文学才华但考场作文总拿不到高分的孩子“把把脉”。这位编辑从创作角度肯定了孩子的阅读积累和灵动笔调，鼓励他继续练笔。丁老师回去却没有转发了事，而是据此设计了一篇以“严谨与清晰”为题的作

文课。他结合那篇习作，将“文学创作的评价”与“考场作文的要求”对照评析，仔细讲解了两者的异同，让学生们了解到多备“几副笔墨”不仅是应试的需要，也是走向社会的一种准备。这让那位小作者很快走出了迷茫，后来他的考场作文几乎每次都是列在“第一等”的好文章。

